

大热天里泡冰水

文 / 卓越

老里八早

前几天去超市里买牛奶，顺便到旁边卖冷饮个柜台兜了一圈，发现现在冷饮品种真是多，足足占了好几只大冰柜。不由得回想起阿拉小辰光去食品店里买冷饮个个体。当时一家蛮大个食品店里也有一只小冰柜负责卖冷饮，总共只有棒冰、雪糕、冰砖等四五只品种，均是本地厂家生产个品牌。再加上当时大多数人家经济条件不好，一般能买几根雪糕、棒冰解解馋就很不错啦，假使能卖一块筒装冰砖尝尝，阿拉就觉得像“过节”一样。

其实，伊个辰光家家户户防暑降温个主要食品，不是食品店里卖个冷饮，而是从附近有冷气间个工厂或文化馆泡来个冰水。可以讲，拎保温瓶泡冰水是当时大多数人家每天个要个个体。

阿拉屋里就住辣十六铺码头旁边，不远就有一家供应冰水个冷气

间，附近居民借光不少。不过这家冷气间个大缺点——开放不定时。啥辰光对外头卖冰水不预先讲，有辰光突然就开始放冰水了，放了一歇又不放了，让人心里有点吃勿不准。

不过，我晓得迭家冷气间有一个红鼻头门卫，每天下班以后伊要去去冷气间对面一家酒摊吃老酒，就算好辰光，到酒摊浪向伊打听第二天啥辰光供应冰水。不过迭个老头也相当滑头，消息真真假假，有辰光听了伊个消息，大太阳下头排了半天队，结果扑了个空，阿拉也只好辣辣背后头骂脱伊一顿。

除了冷气间，可以泡冰水个地方还有做冷饮个街道工厂、冷饮批发部、卖刨冰个食品店等，反正只要有制冷设备，一般伊会做卖冰水个生意。假使离得最近个冷气间泡不到冰水，阿拉就会四周围去打听，附近还有啥地方有冰水供应。一有消息，弄堂里一帮小赤佬就穿仔平脚裤、木拖鞋，人手一只保温瓶，浩浩荡荡一道走过去。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相当有意思。

泡到冰水以后，一道来个小朋友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伊会兴奋起来，大家一路走一路哼唱欢喜个歌曲。

冰水泡回来以后，就是屋里向小姑娘个个体了，伊拉会根据屋里向个“库存”，做出勿一样个“冲泡原汁”。最大路个“原汁”是土制“酸梅汤”，其实就是白糖加醋，吃起来酸酸甜甜；还有就是烧一锅绿豆汤，做冰冻绿豆汤；条件再好一点，会去买一块光明牌筒装冰砖，冲一壶冰冻奶油饮料。

夜里向辣辣弄堂里乘风凉个辰光，家家人家一保温瓶冰水，一大杯自制“原汁”。女主人还会泡一杯自制冷饮水，客气请隔壁人家尝尝味道。不同个“原汁”往往反映出不同个家庭条件。

不过，阿拉帮点小赤佬不会去管大人个个体，伊会聚到路灯下头，一面打牌，一面商量第二天到啥地方去泡冰水。一个大热天，好像就辣辣天天泡冰水个乐趣中，老快就过脱了。

沪语趣谈

活络原来是“骰子”

文 / 叶世荪

形容人个头脑灵活、反应快、善于搭别人家交际而得到好处，上海话里常常用“投子活络”迭个词。老早《新民晚报》有篇描写旧上海的连载小说《小店员》，里向有句闲话：“他见我能够会道，投子活络，要我帮忙推销香烟。”1989年10月28日《文汇报》也用到过迭个词：“说的是现时投子活络的男士，不必干那八小时的活儿，便进分可观。”直至旧年年初，网浪向有个名叫“上海姆妈的女儿经”的系列帖子，用个题目也叫投子活络。内容包括讲义气、识相点、婆媳之道、毛脚女婿等等。

葛末迭个“投子”究竟是个啥物事呢？伊又是哪能活络法子个呢？答

案就在于“投子”其实是“骰子”。骰子，就是普通话讲个“色子”（sǎizi）。一种游戏用具或赌具，古时候是用骨头、木头等制成立体小方块，六个面分别刻一二三四五六点，涂上红颜色或者黑颜色。

古人用骰子来赌博，也用骰子来玩占卜、行酒令等其他游戏。骰子最早是木头削成个，然后有用陶瓷烧制个；到了唐代，开始用兽骨雕镂，所以有了骨字旁的这个“骰”。唐代温庭筠《新添声杨柳枝词》云：“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是用镶嵌了红豆个骨质骰子，来比喻相思之情。宋代《集韵》：“骰，徒侯

切，音头。骰子，博陆采具。”

用个辰光，掷入骰盆的骰子滴溜乱转，红黑点交替。众人瞩目，眼花缭乱。或大或小、或赢或输，只在骰子转停的那一刻。这正是“骰子活络”个生动写照！所以就有人用滴溜溜转个骰子来比喻某人灵活机变，显得格外传神。

顺便讲一句，在上海话中也拿让别人上当、受罪个手段等称作“药头”。2002年4月19日《劳动报》的一篇报道中讲：“咖啡里面有药头，老先生人财两失”。其实，这也是有讹其中。“药头”或许应为“药骰”，就是指做了手脚、用来作弊个骰子。

茄山河

嗒嗒嗒嗒，洒水车来喽

文 / 畸笔叟

天一热，就有点不大想出门。尤其是中午前后，太晒了。偶尔要出去办事，也是没有办法。哎，居然就碰到了洒水车。

现在个洒水车早已鸟枪换炮了，出水口好像高压水枪，且贴地出水，向两面延展，精准而又节水。音乐好像也变了？嗒嗒嗒——

我怎么记得，小辰光弄堂里小孩都是讲“嗒嗒嗒嗒，洒水车来喽”个呢。那就是嗒嗒嗒嗒啊。后来，有一段辰光，好像还放过流行音乐。只是那时正是我“人到中年万事忙”个阶段，既没心思关心骰点个体了。只记得好像有过《兰花草》《生日歌》《妈妈好》等。现在路浪人多车多，噪声分贝又高，洒水车个音乐几乎是被淹没个。旁边个车子也都各赶各路，根本不让。总之，洒水车来了，再也形不成一道风景了。

回想当年，只要远远听到一声“嗒嗒嗒嗒”，阿拉帮点辣辣上方花园煤屑路上白相个八辣子绝对要以百米冲刺个速度，狂奔几条横弄堂，跑到淮海

路上张望。其实，听到其他车子个声音，阿拉有辰光也会奔出来。不过，救命车、救火车、警车开得快个，根本追不上，充其量只能看到车屁股。只有洒水车开不快，阿拉总能齐巧捉牢伊。然后，就开始了一段与洒水车戏水个快乐时光。前前后后个奔啊跑啊。把裤脚管卷起来，迎出水龙头去冲啊。恨不得毛巾肥皂也带来，干脆恣恣把浴拉倒。

那些年，路浪向车子不多，尤其是午后。就算是淮海路，也是既没啥车子个。于是，只要洒水车一来，马路就变成阿拉戏水个游乐场。

司机有辰光会高喊几声“让开点”，有辰光也会突然开大单边个龙头，水一直飙到上街沿个墙头上，故意把某个调皮小人浇得嗒嗒嗒。大家便哄笑起来，其实，被浇个人也既没啥不开心。反正马上可以沐浴了，衣裳湿了大人也不会骂个。

阿拉对洒水车是那样个依依不舍，总是要从华亭路口开始跟起，一直起码要跟到乌鲁木齐路三角花园。有辰光为了怕司机烦阿拉，阿拉就跟辣辣车子后头，不让他发现。洒水车后面也有一排出水口。就这样，我们双手提着卷起个裤脚管，亦步

亦趋地跟着洒水车前行，尽情享受这世间最清凉个抚弄。

事实上，不光是洒水车。到大马路上看车子，是当年上海小囡个经常性节目。尤其是那些开得慢甚至停下来个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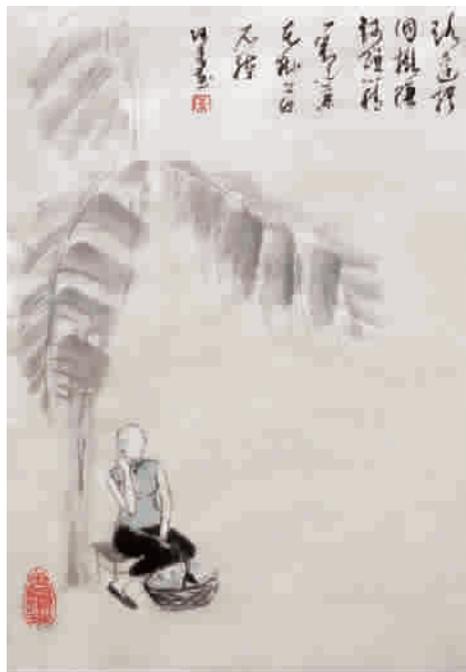
有时候，站在沿马路大楼三楼以上个阳台或窗口，看看电车、汽车来来往往，也蛮扎劲个。不光小孩爱看，大人也看，外婆就经常站在窗口看电车。

那时外婆一个人住在南市，家母怕她寂寞，总要接她来淮海路住住。外婆其实住不惯，她就欢喜在南市石库门弄堂里串门，与老姐妹们“茄山河”。一到我家，闲下来无聊，就跑到窗口去看电车。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

有时我放学回家，进门就看到她又在看电车。我就会讲，“外婆，又在看电车啊？”外婆就会摇摇头，幽幽地讲一句，“唉，做人无趣相啦。”

那时我们也不懂。反正，过不了几天，她就会回南市去了。

眼睛一眨，我突然也到了当年外婆那个年纪。我竟然还有兴趣要来写小辰光怎么看洒水车。



路边个卖花阿婆

图文 / 沈一珠

闲话闲画

路边摆个摊，赚钱赚心情；一对白兰花，挂上依衣襟。

蛮好白相个，电影里、电视剧里卖花个，通常伊叫阿香，上身穿花布衣裳，下身穿阔脚长裤，头浪梳两根小辫子，一只篮子挟了手臂把里。有辰光，阿香还是潜伏人员，为主人公传张纸条，带句闲话老啥。

而生活当中，交关卖花呢伊是阿婆。比方讲，帮些辰光，地铁口、商场门口，常常会有卖花阿婆，伊拉长相相差勿多，头发灰驳落拓，皮肤晒得黑幽幽个，背有点佝……

阿婆坐了小矮凳浪，脚馒头前头摆只篮子，里向伊是白兰花、茉莉花。有种种阿婆活络点，会招呼几声，叫牢人家看一看，带朵花去；有种种阿婆闷声勿响，收钞票、找零头，大部分辰光就低仔头做生活：白兰花长天天里，两朵或者三朵用铅丝扎起来，铅丝弯成一只环，可以挂了钮扣浪向；茉莉花小勒一笃笃，就一朵朵串起来，当手环……

前两天有人辣辣自媒体浪向讲，阿婆出来卖花勿是为了钞票，只是想寻人讲讲闲话，所以，阿婆常常勿收钞票。哎，依导向有问题好哦？介热天出来做生意，勿是为了赚钞票？卖花赚钞票又不坍台！

帮倒让我想起另外一桩个体来了。

有趟仔也是一个大热天，我走进办公室，看到台子浪向有两朵串好个白兰花，呆了一呆。

旁边一个小姑娘开心得勿得了：阿拉领导今朝路过地铁口，看到一个阿婆辣辣卖花，伊一记头捺篮子头里卖剩个花伊买下来浪，

喏，每个人台子浪浪有。

领导是个上海男人，平常闲话勿多，不过，讲一句是一句。

【沪语解释】

手臂把：手臂。
脚馒头：膝盖。
叫牢：叫住。
长天天里：细长的样子。
小勒一笃笃：小得一点点。
坍台：丢面子。
一记头：一下子。

想起白糖梅子

文 / 郑菁深

从黄梅天到盛夏个三伏，热浪滚滚。夏天个水果吃食多得勿得了，啥个水蜜桃啊、黄金瓜啊、石榴荔枝西瓜啊等等，但有一样东西人们大概记勿起来了，伊就是白糖梅子。

梅子也叫青梅，勿是观赏梅花结个籽，像红梅、腊梅、绿梅，而是灌木梅树结个果实，辣辣黄梅季节成熟采摘。

上海人有句老话，叫做“勿要白糖梅子卖青”。意思是勿要浪费青春，少壮勿努力，老大徒伤悲。还有“黄梅勿落青梅落”。《三国演义》里也有“望梅止渴”个典故，宋代个词人蒋捷有两句词，叫“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一剪梅·舟过吴江》）。迭个说明梅子辣辣阿拉生活当中也占了一席之地。

眼门前大家晓得个梅子，一般只是话梅、青梅酒、糖渍青梅、酸梅汤等等，辣辣阿拉小辰光，每当热天价辣小街浪、弄堂口，经常有叫卖白糖梅子个摊头。记得我屋里对过弄堂里就有一个专门炒卖白糖梅子个小贩。迭个小贩平常日脚摆水果摊，辣辣西瓜还既没正式上市前，伊就炒白糖梅子卖。

每当迭个辰光，伊就辣弄堂口生起一只大个铁皮炉子，上头搁一只邪气大个铁锅子。炉子烧旺，拿白

砂糖倒进锅里，加点水，白糖就炸脱了，再拿竹筐里沃清爽个梅子倒进去，用长木铲不停搅拌，勿多一歇，白糖干了，统统沾了梅子浪向，一粒粒梅子看起来就像小雪球，玲珑可爱，然后盛起来，放进白颜色个个小盆子里。

一锅子白糖梅子烧好以后，伊就开始叫卖：“阿要买白糖梅子啦——”迭个辰光小大人（大人也有）总要围成半圈，看伊炒梅子个表演，嘴巴里感觉酸溜溜个，馋唾水出来也只好往肚皮里咽。帮也算老早子街头一小景。

有辰光也有小贩批一点白糖梅子，放了扁扁个竹篮里，盖上白布，穿街走巷叫卖：“白糖——梅子”真个，白糖梅子咬一口，甜甜酸酸，口里生津，齿颊留香。现在看勿见了，白糖梅子也既没了。只不过旧时个记忆还辣辣，勿会忘记脱。

据医学常识介绍讲，大热天吃一眼酸个物事有益处，而青梅具有排毒养颜、除斑祛痘、清肝明目等功效，帮搭附带提一提，也算搭白糖梅子点个赞：久违了。